

## 內 容 提 要

這個集子共收『鐵栓入團』等十個短篇，是作者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一年間所寫的短篇裏選出來的。大部分寫解放軍戰士的優秀品質以及農民在解放前後的生活變化和思想變化。『鐵栓入團』寫的是一個農村青年如何捉拿逃亡惡霸的故事；『模範黨員李銘』寫這個殘廢的黨員如何克服困難在工作中發揮了最大的力量。『紅旗兄弟』寫解放軍中的兩兄弟如何先仆後繼的擊着紅旗衝上敵人的城堡。其他各篇都較短小，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生活。

## 鐵 栓 入 團

|       |                                                    |
|-------|----------------------------------------------------|
| 著 者   | 王 寶 玉                                              |
| 出 版 者 |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br>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br>(上海康平路155號) |
| 印 刷 者 |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br>(上海大連路130號)                       |
| 總 經 售 |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

書號(73)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73000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16

1955年8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1—12100冊

定價 三角六分

## 目次

|              |     |
|--------------|-----|
| 鐵柱入圍·····    | 一   |
| 模範黨員李銘·····  | 二五  |
| 紅旗兄弟·····    | 三六  |
| 房東·····      | 四九  |
| 仇·····       | 五五  |
| 歸隊·····      | 八三  |
| 老魯頭·····     | 九五  |
| 趙永貴補功·····   | 一〇六 |
| 一條皮帶的故事····· | 一二一 |
| 手·····       | 一二〇 |

## 鐵栓入團

天摸黑的時候，鐵栓從地裏回來，喝過了湯，就往農會跑。他剛邁進院子，便聽到廂房裏亂噪噪地，男的女的合唱「我們都是青年團員」。鐵栓好像聽到尖嗓子的妹子也在裏邊唱。他不由的停住了腳，站在房門外探進半個腦袋，不看還好，這一看頭嚇的一聲，急忙縮了回來，心裏呼呼地跳，低着腦袋連眼皮也沒有眨一眨，急忙走進正房。

正房裏已掌了燈，農會主席老解正在燈下寫着什麼。鐵栓走到裏屋從牆上摘下漢陽造槍，披上子彈袋，便想急忙走出農會去。他耳聽着廂房那歌聲和笑聲，打心眼裏感到一陣難過：他們唱的歌他也會，但他不能一塊去唱；只差幾步他就走進那房裏去，那裏多麼熱鬧啊，但他不能去，自己比人家少一頭嗎？不少，但他就是不能去。他一個人感到孤單單的，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只覺得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心一動，想道：「走，順村頭繞圈去……」

他剛想邁步，老解却喚住了他：「鐵栓，咱燈油又盡啦，你到東頭油坊去一趟吧！」

鐵栓答應着，他摸索着進裏屋找到了油瓶，提着問道：「打多少？半斤哪？」

老解點點頭答道：「就是半斤吧！」

鐵栓緊跟着脚步走出院子。這時，天色已大黑了。喝湯最晚的人家也都涮過碗了。街頭上，老頭們蹲在石頭台上，一簇簇的圍着扯閒話，小孩子們光着屁股打鬧。鐵栓提着油瓶，穿過人堆，奔進莊東頭的油坊。

油坊掌櫃姓李，腿有點癰，外號李鐵拐。鐵栓見到他說：「打半斤燈油。」

李鐵拐問：「農會的，家裏的？」

鐵栓答：「農會的。」

農會種有芝蔴，用油先記賬，秋後還芝蔴。李鐵拐接過油瓶交給夥計去後屋灌油。他蹲在鐵栓跟前說：「我剛要去農會報告，你來了正好，替我捎個信給主席，我們今天來了個老客，今夜在這借一宿，明天天亮就走。」

區政府有規定：誰家有親戚朋友來住，要到村農會報告。李鐵拐剛才就準備去農會，看見鐵栓來了，便要他捎一個信。鐵栓問：「由哪裏來的？」

李鐵拐答：「由東鄉。」

鐵栓又問：「幹啥來了？」

李鐵枋道：「馱芝薩來換香油。」

鐵栓又跟着問：「生人？熟人？」

李鐵枋一仰脖子道：「熟人，來過幾趟了。人家有證件。」

最近幾天就聽說：油坊芝薩盡了，夥計們已歇了兩天工。鐵栓笑着說：「這回又能開工啦！」

夥計提來裝滿的油瓶，鐵栓接過回身就走，李鐵枋在身後囑咐一句：「鐵栓！別忘了啊！」

鐵栓答應道：「忘不了。」

回到農會，鐵栓把油坊留宿老客的事情報告農會主席老解。老解想了一陣問：「你看他證件嗎？」

鐵栓道：「沒有啊！」

老解道：「得看看。」他想起這兩天壞人又在活動，可不敢麻痺大意，就接着說：「我去把喜堂叫來，你們倆再去油坊檢查一下。」說着，老解便去下屋把喜堂叫了來，喜堂也是民兵，正在上團課，老解把他倆叫到一起說：「你們去驗一驗證件，仔細的盤問盤問，可不能馬虎。」

鐵栓立刻和喜堂又返回油坊，把來意向李鐵拐一說，李鐵拐滿臉堆笑的說：『可以！可以！我向老客先說一聲。』

李鐵拐向客人說通了，鐵栓、喜堂便走進上屋，鐵栓在旁助威，喜堂發問：『你打哪裏來？』

客人答：『由東鄉杜家集。』

又問：『離這多遠？』

客人答：『一百五十里地。』

又問：『有證件嗎？』

客人答：『有。』左手立刻伸進貼身的兜裏，摸出證明書，交給喜堂。

喜堂打開證明書，鐵栓便湊上去一同看，只見上面寫道：

『本鄉鄉民杜國棟去西鄉孫家集一帶走生意，望沿途崗哨驗證放行。』

下署杜家集鄉政府，還落着一個大紅印。

喜堂又問他帶了些什麼東西？那客人急忙張開手，要他們檢查身上，客人的身上除去一疊錢和煙袋，另外，還帶一匹騾子，便沒有什麼好檢查的了。

鐵栓上去檢查這客人的時候，不禁一怔，在燈影下看着他那醬紫色的臉，有點兒煞煞地。

檢查完了，他望着那人出神的問道：「哎，咱好像在哪裏見過面。」

那客人也一怔，又立刻笑着答道：「是的，這趙大道我三日兩頭的走，好像在哪見過。」

鐵栓沒再多想，回到農會，報告給主席老解。喜堂又去下屋上團課去了。裏屋又只剩下他一個人，沒有事幹，側耳聽着下屋正講得起勁，他倒頭在床上，傷心的想：「我算垮台啦！成了門外人了……」他越想越難過，竟自想哭了。

半夜，民兵隊長喜堂把他喚醒過來，說道：「鐵栓，你接班啦！」

鐵栓坐起身揉揉眼睛，望望黯淡的燈火，一聲不響的穿好衣服，披上子彈袋，提着槍到村外去放哨。

天陰的厲害，北風也刮的挺起勁。鐵栓在寨口站着，只聽到風吹着包米秸子，穀穗子沙沙作響。從村西轉到村東，他脚步慢慢騰騰地，狗也不咬一聲。他在村東寨口旁一棵大榆樹的陰影下，避住了身子，這裏可以監視到村外的大道，回頭還可以監視到村中大街。

周圍靜悄悄地，腦子清醒了，慢慢地想起了幾件事情。不知怎的，想着想着一肚子的憋屈事又湧上心來，這憋屈事只有一個人想，決不能說給第二個人聽，這叫「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心裏也實在不好受啊！

不久以前，區委書記老彭帶着兩個區工作幹部到村上建立青年團。開始，給婦女會青年

組和民兵開會，講說爲什麼要成立青年團，青年團幹些什麼？青年團員是青年中優秀前進的分子，做一個青年團員最光榮。腦筋一打開，鐵栓第一個報名，村裏的男女青年也都搶着參加，參加團的手續是自報公議，黨的組織批准。公議的時候，許多人都通過了，只有鐵栓通不過。這究竟因爲啥事呢？原來在村裏實行土地改革，鬥爭地主惡霸的時候，有一個土匪頭子王老九，當過國民黨保安團隊長，他陰謀暴動打殺村幹部，破壞土地改革，發覺後農會就立刻抓起他來，往區上送，送差的是鐵栓，哪知道他綁的鬆，半路上轉臉撒尿的工夫，王老九掙脫了繩子鑽進了高粱地，鐵栓在後面喊啊，叫啊，打槍啊，也沒有再抓住。本來他們莊的土地改革的最好，可是全區選舉土地改革模範村時，只因爲他們跑掉了土匪頭子王老九，便落了選。村裏大小人都對鐵栓不滿，背後都罵他，有人提出開除他當民兵。只是因爲在鬥爭地主時他十分積極，有些功勞，便沒有開除出去。這回報名參加青年團，大家一公議都說：『這不能通過，得好好考驗考驗呢！』民兵中十個有八個入了團，連他妹妹金屏也入了，只有他沒入上。區委書記老彭和鐵栓很熟，便向他解釋：沒參加上團不要悲觀，工作不要受影響，還要加勁幹，多給自己一些鍛鍊。鐵栓的民兵工作實在還是照樣積極，可是心裏總不是滋味。除去這個缺點，就沒別的好說了。當民兵站崗放哨，生產互助，文化學習，哪一樣落後過？現在，回家見到自己妹妹都覺得矮半頭，把個千精細百伶俐，活蹦蹦跳跳的鐵栓憋屈壞了。



抬頭看看天，天陰的更厲害了，好像還有幾點雨打到臉上。他輕輕地嘆口氣說：「咱算落後啦！……」他想轉身回走。忽然，寨內響起一聲狗咬，鐵栓急忙回頭，見有一條黑影順大街的牆一轉彎不見了。鐵栓心想：「是條狗。」又一轉念：「不是狗，狗沒有那樣高。」心想：「一定有壞人啦！」他提起槍順街攆下去，攆到轉彎的地方，什麼也沒有找見，他又順胡同找下去，半天，仍然什麼也沒有，只見有一條黑狗迎面跑來，黑狗是喜堂家的，抵了抵鐵栓的手，搖一搖尾巴。估計再也攆不到什麼了，鐵栓就退了回來，在轉彎前面的一棵樹下隱蔽住，心想：「在這等等看。」

他貼着樹一動不動的等着，連大氣都不敢喘，半天，什麼也沒有等見，他又想順街去找一找，又一轉念：再等一會看看。約莫又等了一袋煙的工夫，只見順着小胡同，一條黑影又走回來，那黑影緊貼着牆跟，像一隻老鼠樣嗖嗖的竄上來。鐵栓將身子更向樹背後貼住，心想：「壞人，一定是壞人。」他想在黑影轉彎時立刻撲上去捉住他，但又冷靜一想：不能這樣做，反正跑不了他，跟他一路看。黑影轉過彎一貼身，輕輕的推開一座大門，門再掩上，黑影便不見了。

鐵栓這時才恍然大悟，這門正是油坊的大門，那黑影的個頭，很像傍晚時盤問的那馱油老客。他想追進去，又想到一個人不行。

他緊盯着油坊的門，油坊門關着沒一點動靜。鐵栓決心還是先回農會報告，一同來上三五個人。主意打定，他飛快的奔回農會，走進屋，劃着洋火，推着喜堂和幾個民兵道：『快起來，快起來，發現壞人啦！』

人們睡得正酣，有的醒來一轉身又睡着了，鐵栓急了，把一個個被子掀開，把人扯着喊：『快穿衣裳抓壞人去。』

喜堂毛毛楞楞的問：『怎麼？哪有壞人？』

鐵栓催命一樣的着急道：『快穿衣走，油坊裏！油坊裏！』

喜堂頭嗡的一聲，立刻清醒過來了，吃驚的問：『怎麼？油坊有壞人啦？』

鐵栓催促着，人們急忙都起來了，鐵栓帶領出發。他囑咐大家輕點腳步，快走。人們聽見發現壞人的消息，心情都十分緊張，就像立刻要接火開仗一樣。

一共五個人包圍了油坊，都隱蔽在暗處。鐵栓徵求喜堂意見：『壞人就在房裏，怎麼進去？』

喜堂道：『砸門進去。』

鐵栓提意見說：『不行，一砸門人跑了怎麼辦？』

喜堂一聽有理，但他又想不出辦法來，便又回過來問鐵栓：『那你說怎麼進去？』

鐵栓道：「我看咱翻牆進去兩個人，三個人在外面看住，進去後，先叫開掌櫃的門。」

喜堂十分同意，馬上告訴另外三個民兵在外面看住，鐵栓喜堂便選了個牆頭矮的地方翻上去。鐵栓上了牆頭，先向牆裏看了看，見沒有動靜，回身一招手，他便跳進院裏，喜堂也隨着翻過牆跳下來。喜堂貼牆跟端着槍看住院子，鐵栓便去後院正房窗下輕聲喊：「李掌櫃！李掌櫃！」

半天，屋裏才睡夢不醒的答應一聲：「幹什麼？」

鐵栓貼着窗眼說：「你開開門。」

屋裏又咕嚕着問：「開門幹什麼？」

鐵栓說：「主席有信給你。」

屋裏人好像不滿意，嘴裏咕嚕着。摸索半天，燈點上了，門也開了。鐵栓立刻迎住李鐵拐。李鐵拐吓了一大跳，忙問：「什麼事？」

鐵栓說：「輕聲點，你們這一共住幾個客人？」

李鐵拐摸不清頭腦的說：「不是盤問過了嗎？就一個。」

鐵栓問：「他在哪個屋？」

李鐵拐向前一指道：「你不是查過了嗎？前面下屋。」

鐵栓道：『你帶着去叫開門。』

李鐵拐楞道：『叫開門幹什麼？』

鐵栓道：『查壞人，公事。你就說你要找件東西，要他把門開開。』

李鐵拐知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但又不能問，只一癱一拐的來到前院，走近廂房，咳嗽了兩聲，輕輕的叩着門喊：

『杜掌櫃！杜掌櫃！』

裏面沒有回響，只聽見鼾聲很重，李鐵拐又一面叩門，一面喊杜掌櫃。半天裏面才問了句『誰？』

李鐵拐答：『我啊！李掌櫃的。杜掌櫃你把門開開，我找點東西。』

遲延好半天，門開了。鐵栓、喜堂向門旁邊一閃，李鐵拐進門就劃着洋火，點上燈，鐵栓端着槍一步竄進房子指住這馱油的客人道：『不許動！』

客人不禁一楞，槍口對住心口窩，便也只好揚起手。喜堂回身開開大門，外面的三個人也隨着喜堂一躍竄進屋子。客人楞着，李鐵拐也楞着。

鐵栓用槍指住馱油客人，喜堂便走上去進行檢查，在客人身上又摸了半天，除去一疊錢和煙袋外什麼也沒有。喜堂檢查完了，不禁有點心怯：『是不是鐵栓搞錯了情況？』鐵栓却

一條道走到頭，大聲的說：『你剛才到哪去來？』

客人楞着眼睛回道：『我哪也沒去啊，只在床上睡覺來。』

鐵栓聲色俱厲的說：『撒什麼謊，你痛快說出來，你方才順着牆跟到哪去了？』

客人惶恐的說：『我哪也沒去啊！』

喜堂看這情形不對頭，很怕鐵栓看花眼，問鐵栓道：『你是不是看清了他？』

鐵栓道：『不是他是誰？黑大個子，貓着個腰。』

油坊掌櫃李鐵拐在旁邊憋不住，大着胆插嘴問了一句：『什麼事？』

鐵栓道：『剛才你們院裏離出去啦？』

李鐵拐道：『沒有人出去啊！』

鐵栓認準了就是這客人出去來。就說：『他不承認，咱搜他。』

喜堂也同意，五個民兵就床上，地下，鞋底下，帽沿裏，牆角邊，老鼠洞都翻遍了，連根紙條也沒找見。大家都有點洩氣了，喜堂心想：『一定是鐵栓看花眼了。』但他嘴裏也不好說出來，只好跟着搜。半天，什麼也沒搜出都停住了手，望着鐵栓，好像說：『搜不出什麼，怎麼辦？』鐵栓也有點氣餒了，可是仍然不服氣，心想：我睜着眼看見是他，決不會錯。可是哪有證據啊？想了半天，他又問李鐵拐：『他還帶些什麼東西來？』

李鐵拐也有些煩了，眼一白楞說：『他還有一匹騾子在院餵呢！兩條裝芝蔴的口袋，在後屋放着呢！』

鐵栓說：『看看騾子。』

人們心裏都忍不住好笑；騾子又能搜出什麼來？鐵栓看看騾子，騾子正在吃草，鐵栓用料又攪一下槽子，什麼也沒有。

鐵栓又回到屋裏，一進門，猛然看到一個麻包，就問：『這誰的？』

李鐵拐道：『也是客的。』

鐵栓就用手胡亂摸一摸，一股騷腥氣實在難聞，剛想住手，忽然在棉套子裏碰到一個硬東西，鐵栓心一動：『哦，這什麼東西？』他收回腿又仔細摸，抓住那硬東西扯出來，全屋的人都大吃一驚，原來是一支手槍。鐵栓不禁驚慌得叫起來：『啊！手槍。』人們看看手槍，又看看老客，老客臉白的像張紙，眼直直的，渾身發抖。鐵栓又重新插進去摸，又扯出一支手槍，一小口袋子彈，一封信。

喜堂氣急了，他瞪着眼睛指着老客說：『你這傢伙，你究竟是幹什麼的？你說實話？』油坊掌櫃李鐵拐也吓懵了，口吃的喊：『你，你，你是幹什麼的，我也得吃你的掛落。』

鐵栓打開那封信，信裏供出了全部材料，連夜，案子就全破獲了。

人犯押在農會後院的小屋裏，鐵栓在門外持槍站崗。屋裏有油坊的客人，還有被管制的地主王世海。

農會主席老解半夜接到消息，從被窩爬起來就奔到農會來，接着幾個村幹部也來了。大家經過一番研究，都說人犯沒有全部捕住，案子還得保守祕密。天剛冒亮，老解便趕去區政府，報告這個案，請求上級處理。

這案子說來很長，大致情形是這個樣：土地改革中逃掉的惡霸地主土匪頭子王老九，隱蔽在湖北棗陽他老丈人家裏。最近，朝鮮戰爭打起來了，王老九又陰謀組織土匪暴亂。他派杜國棟扮做馱油的到孫家莊，替他和地主王世海取聯絡。給王世海的信上寫：『世界大戰就要起來了。』『美國出兵佔了上海。』『蔣介石就要反攻大陸。』『還說什麼：一貫道總教主得到絕密天機『不了歌』：『富人窮不了，窮人富不了，蔣介石倒不了，毛澤東坐不了。』』王老九給王世海帶來三十萬塊錢，要他調查村裏共產黨員，還要他去王老九祖塋的大碑底下取出兩支匣槍，一小袋子彈。前幾天，那馱油的來了一趟，把這信送給王世海，今夜又回來取東西。想不到『狗運不通』被逮住了。

老解把案子講清了，又把兩封信，交給區委書記老彭，老彭恨恨的罵一聲說：『王老九這王八蛋，到今天還陰謀活動呢。』話停了一會又問老解：『你們村幹部有些什麼意見？』

老解道：「大家的意見是立刻去棗陽，抓王老九歸案。」

老彭想：從伏牛山去棗陽，好幾百里地，就問：「誰去抓呢？」

老解道：「村上派民兵去。」

老彭又想了半天，說道：「王老九這土匪頭子一定要抓，怎麼抓法待我向上級請示一下。」

最後，老解還提了個意見：事情越快越好，時間一長，人會跑掉。老彭答應着又囑咐老解，人犯要看住，決不許跑掉一個，案子暫時還要保守秘密，不許讓別人知道。談完話，老解又急忙返回村上。

當天下午，區委書記老彭也趕來孫家莊，走進農會，見正屋門鎖着，到後院見鐵栓和另一個民兵正看差，老彭貼窗向房裏望了望，問鐵栓道：「老解呢？」

鐵栓道：「在前院哪。」

老彭道：「前院沒有。」

鐵栓道：「剛才還在呢，一定回家去了，找他有事嗎？政委。」

老彭道：「有事！喊喊他吧！」

那另一個民兵答應說：「我去。」就去找老解去了。



區委書記老彭土地改革時就在孫家莊試點發動羣衆，在這住了好幾個月，村裏大人小孩他都能喚上名來。早晨他聽老解彙報說鐵栓昨夜的事，老彭就扯開的說道：「鐵栓，你昨夜的功勞可不小啊！」

鐵栓一笑說道：「這算啥功勞。」

老彭道：「算功勞，這功勞還不小呢！」

鐵栓四周望一眼，壓低嗓子一本正經的說：「政委，王老九從我手裏跑掉的，這回我去把他捉回來行不行？」

老彭望着鐵栓認真的樣子，微笑着問道：「你真要親手捉回他來嗎？」

鐵栓道：「真哪！決心早下定了！」

老彭還未答出話，老解來了。老彭急忙站起身回前院去，只同鐵栓說了一句：「看看吧！」

老彭回到前屋，和老解對面坐定，說道：「我上午親自到縣裏去了一趟，縣裏的意見這個樣，王老九這土匪頭子一定要捉回來歸案，但現在有這麼個困難，縣公安局裏公差太多，一個人也抽不出來到外省去，因此要區上想法，去兩個可靠的民兵，最好去黨員，至少要去團員，縣裏給打介紹信，配合那邊公安局破案，人抓住，就押回來。」